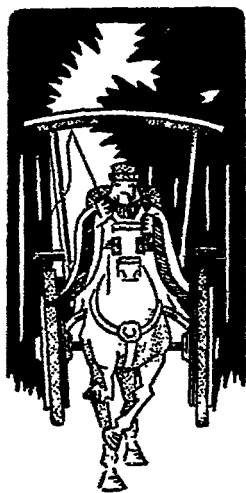


揚子法言集解



廣益書局刊行

# 法言序

天降生民。倅侗顛蒙。倅侗無知也。顛蒙頑愚也。恣乎情性。觸意而行。聰明不開。謂蒙。訓諸理。訓導。誨學行。降

周迄孔。成於王道。禮樂備也。然後誕章。諸子應時而作。詭世之言。乖離諸子。圖徽。貴此聖人坦蕩之夷路。賤彼百家雜穢之邪徑。誨吾子。事

有本真。陳施於意。動不克也。克能。成皆。本諸身。自求之義。誨修身。芒芒天道。洪荒混老之初。昔在聖考。人聖

作而萬物觀頌必載。肇業八卦六位成章。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二五得中。然後利見。不可姦罔。誨問道。神心忽恍。經緯萬方。

事繫諸道德仁義禮。誨問神。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誨問明。遐

言周于天地。遐遠。周通。贊于神明。幽弘橫廣。絕于邇言。誨寡見。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

冠乎羣倫。經諸範。範。模。誨五百。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中和之發。在於哲民

情。哲。智。誨先知。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患世論之不實。喪貶之失也。一概諸聖。一以聖人之

譏重黎。仲尼之後。迄於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其定

差品及交質也。譏淵騫。君子純終領聞。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善於終而有令名也。蠢迪檢押。蠢動也。迪道也。檢押猶繩矩也。言君子舉動則當蹈規矩。旁開聖則。

開通也。則法也。譏君子。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言尊祖安神考。靈故四方驩心。

譏孝至。

揚子法言集解目次

學行	:	:	四
吾子	:	:	一
修身	:	:	七
問道	:	:	一〇
問神	:	:	一三
問明	:	:	一六
寡見	:	:	一九
五百	:	:	二二
先知	:	:	二六
重黎	:	:	二九
淵籟	:	:	三四
君子	:	:	三九
孝至	:	:	四二

# 揚子法言集解

學行 夫學者所以仁其性命之本本立而道生是故謹乎衆篇之首也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爲衆人。此三者教之大倫也。無此三者民斯爲不

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仲尼志道朝聞夕死。揚子好學不羨久生。天之道不在仲尼乎。在不在

在也。言在仲尼也。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駕傳也。茲此也。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

舌。金寶其口木質其舌傳言如此則是仲尼常在矣。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礪諸。有玉者錯諸。不

礪不錯。焉攸用。礪錯治之名。礪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否不也輟止也。此章各盡其性分而已。螟蠹之子。瘞而逢螺

贏。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肖類也。螟蠹遇螟蛉而受化久乃變。成蜂爾。七十子之類仲尼又速於是。學

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切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此五者上士聞

動而行之不可謂不好也。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育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

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

所不能踰也。言諸賢之有妙藝猶百川之有四瀆。衆山之有五嶽。而川可度。嶽可登高。而且大者。惟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與。方術之家言能銷五石化爲黃金。故有此

問曰。吾聞觀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與。曰。孔子鑄顏淵矣。鑄之命殆庶哉。或人跋

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跋爾警貌旨美也。喜於問財。得為人富莫大焉。利莫重焉。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

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再言之者。歎為人師制人善惡之命不可不明慎也。務學不如務求

師。求師者就有道而正焉。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傷夫欲為而不得其道者多矣。一闕之市。不勝異意

焉。賣者欲買者欲賤非異如何。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市無平必失貴賤之正。書無師必誤。

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大小之相形。高下之相傾。學之為

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或問進。曰。水。或曰。為其

不捨晝夜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水滿坎而後進。人學博而後仕。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

其居不居。漸猶水乎。鴻之不失寒暑亦猶水之因時制行。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

而已矣。止於下者根本也。漸於上者枝條也。士人操道。義為根本。業貴無虧。進禮學如枝條。德貴日新。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盜者也。斧藻猶剗栢丹。檀之飾柔樞也。

鳥獸觸其情者也。衆人則異乎。人由禮義開其邪情。故異於鳥獸也。賢人則異衆人矣。未宜。謂誇。聖人則異賢人矣。

禮義之作。有以矣夫。言訓物者。其豈徒哉。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是以聖人作為禮以敬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學者所

制立。禮教。

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有其具猶或不能成其事無其志必不能立其業 晞冀之馬。

亦驥之乘也。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曰晞之則是。曰昔顏嘗晞夫子矣。

正考甫嘗晞尹吉甫矣。正考甫宋襄公之臣也尹吉甫周宣王之臣也吉甫作周頌正考甫墓之而作商頌 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奚斯魯僖公之臣也墓正考甫

作魯頌 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焉。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尙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

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射以決科經以策試今徒治同經之書而不見策用故笑之 曰大人之學也爲道。小人之學也爲利。子

爲道乎。爲利乎。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饗已。

耕獵如此利莫大焉 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與。去惡遷善兼總仁義也徒猶弟子也 百

川學海而至於海。行之不息歸之不已 丘陵學山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畫止也 頻頻之黨。甚于鷓斯。

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鷓斯逐行啄穀喻人黨比游害賊害糧食有損無益也 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匪怨仲尼之所恥面朋錫子之所

識所 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

財與利。如其富。如其富。或曰。先生生無以養也。死無以葬也。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

之至也。以其所葬。葬之至也。養不必豐葬不必厚各順其宜惟義所在 或曰。猗頓之富以爲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

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回邪也真正也 顏其劣乎。顏其劣乎。至足者外物不能累其內 或曰。使

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已。曰紆朱懷金者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

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

所以爲樂也歟。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爲思

矣。術業顏淵。不可爲力矣。曰未之思也。孰禦焉。孔子習問公顏回習孔子無止之者

吾子崇本在乎抑末學大道絕乎小辯也

吾子崇本在乎抑末學大道絕乎小辯也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少年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梅作或曰賦有

以諷乎。曰諷乎。擊也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乃諷然有凌雲之志或曰霧縠之組麗。

多禮乎。言淫狎使人多禮賦使人放蕩惑亂也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言無益於正也淫則奈

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陳威儀辭人之賦麗以淫。奢修相勝儼儼相越不歸於正也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

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或問蒼蠅紅紫。蒼蠅尚于白黑黃紫似朱而非朱也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

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或問蒼蠅紅紫。蒼蠅尚于白黑黃紫似朱而非朱也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

聽聽。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交猶和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十二律者十二月之律呂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中正者宮商溫雅也。多哇者淫聲繁越也。請問本曰黃鐘以聲之。中正以

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聲平和則鄭衛不能入也。學業常正則雅。說不能傾也。事得本則邪佞不能謬也。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

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瀉法度也。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

其智。如其智。夫智者達天命審行。疑如玉如瑩。磨而不磷。今風原放逐。感激爰變。雖有文彩。丹青之倫爾。或問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實亦實事

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事辭稱則經。夫事功多而辭美少。則聽聲者伉其動也。事功省而辭美多。則賦頌者慮過也。事辭相稱乃合經典。足言足容。德之

藻矣。足言夸毗之辭。足容威施之面。言皆藻飾之偽。非篤實之真。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與曰斷木爲基。椀革爲鞣。亦

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大匠之誨人也。必以規矩。君子之訓物也。必以仁義。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

東岳而知衆山施之崩也。况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沲也。况枯澤乎。舍舟航而

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末無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委

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山經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曰

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惡夫不由聖人之道者也。或欲學

蒼頡史篇。多知奇難之字。故欲學之。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再言史乎者。善之也。言勝于不學而妄名不知而闕廢。或曰有人焉。曰云姓孔



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也。其質非也。敢問

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矣。羊假虎皮見豺則野人假偽名考實則窮人虎別。其文

炳也。如虎之別百獸炳然殊異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蔚然有文章而大虎也辯人狸別。其文萃也。萃然有文采異於狸貉狸變則豹。豹變

則虎。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賣書市肆不能釋義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鈴以喻小聲猶小說不合大雅君子

言也無擇。非法不言何所擇乎聽也無淫。非正不應何所淫乎擇則亂。淫則辟。言有可擇則亂聽有淫侈則邪僻述正道而稍邪侈者

有矣。未有述邪侈而稍正也。習實生常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言較然易知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

也。言錯首而亂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不姦姦者以虛受人也不詐詐者以正敬人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

目。焉得而正諸。姦姦者以姦欺姦詐詐者以詐欺詐多聞則守之以約。所守簡要多見則守之以卓。所覩廣遠寡聞則無

約也。寡見則無卓也。少聞無要約之守少見無卓絕之照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綠衣雖有三百不可以禦寒文賦雜于不可以經聖典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

而易言也。震風陵雨。陵暴然後知夏屋之為幄幪也。幄幪蓋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郭

郭也。郭郭限內外禦姦宄聖人崇仁義正愆違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

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

則折諸聖。或曰：惡觀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修身求己以返本守母  
以存于此其大要

修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無敵於天下也人之性也，善惡混。

混雜也。荀子以爲人性惡，孟子以爲人性善，而揚子以爲人性粹。三子取譬雖異，然大同。儒教立言，系統厥衷，兼通耳。惟聖罔念作狂，狂克念作聖。揚子之言，備極兩家反覆之喻，於是俱暢。

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

爲惡人。所謂混也。氣也者，所以適善惡之馬也。與。御氣爲人，若御馬，涉道由通，衢則迅利，適惡路則驚蹇。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

用則亦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

意於慎也。歎美戒慎之至。聖人之辭可爲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爲也。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黃令信欲素著

珍其貨而後市。貨珍價必貴。修其身而後交。身修交必固。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無所不通。君子之所慎，言

禮書。慎言無口，過慎禮無失。儀言禮是儀，兼之於書。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爲矣。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

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天地之交以道，人道之交以理，俱當順天人之道理而無所違道也。好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高

而不爲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觀聖道然後知諸子之淺小。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

也。公儀子爲魯相，歸藏於室，遺去之園，有莠拔棄之，不與民爭利也。董仲舒以江都相，下帷三年，不問國事，此二子才德高美。使兒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儔，雖或問仁義禮

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知燭也。信符也。仁如居宅可以安身。義如道路可以安行。禮如衣服。可以表儀。智如燈燭。可以照察。信如符契。可以致誠。處

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

有無意而至者也。或問治已。曰治已以仲尼。或曰治已以仲尼。仲尼奚寡也。曰率馬以

驥。不亦可乎。或曰。田圃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雖有喬喬之莠。其穀不可得。雖忉忉之思。遠人不可見。言仲尼之道深遠。不可以治學。曰。

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不見日月而盲矇。以喻不學爲闇人。熒魂曠枯。糟萃

曠沈。李熟也。擗埴索塗。冥行而已矣。埴土也。盲人以杖擗地而求道。雖用白日無異。夜行夜行之義。面牆之喻也。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

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

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可觀也。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

輕。則招淫。禮多儀。美其多威儀也。或曰。日昃不食肉。肉必乾。日昃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

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賈。華實副。則禮。華實相副。然後合禮。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山雌之肥。其意

得乎。或曰。回之簞瓢。懼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閭閻在上。簞瓢。梓茹。

亦山雌也。何其懼。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千鈞之重。烏獲舉之而輕。多力耳。簞瓢欲顏氏處之而樂。德盛也。或問

犂牛之韉。與玄駢之韉。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犂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

犂也。宗廟貴純色君子貴純德如刳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犂不犂也。見易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

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言魯定哀公孟仲季孫皆問仲尼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如好問仲尼。則魯作東

周矣。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弦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

倚門牆則磨之。莊周與韓非同實不亦甚乎惑者其染敢問何謂也曰莊雖借喻以爲通妙而世多不解韓誠觸情以言治而險薄傷化

又問曰。自此以下凡論諸子莫不連言乎。莊生者何也。答曰。妙指非見形而。惜乎衣未成而轉爲裳也。衣上也裳下也聖與本也

不及道者之言所能統故每遺其妙寄而去其麤迹。一以質之應近而已。性與天道發言成章不狎習賢者耳擇口擇。耳擇所聽口擇所言衆人無

是可惜。而逐末者聖人耳不順乎非。惟正之禮口不肄乎善。成章不狎習賢者耳擇口擇。耳擇所聽口擇所言衆人無

擇焉。任意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苟貪富貴不義而生賢者曰。義。行義以遠其道聖人曰。神。神德行也觀乎賢人。則見

衆人。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己從。賢人好己正。

聖人好己師。天下有三檢。衆人用家檢。家人自以爲法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天下有三門。

由於情欲。入自禽門。所謂情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或問士何如斯可

以禠身。安曰。其爲中也弘深。中者心志也弘深猶敦重也其爲外也肅括。則可以禠身矣。外者威儀也肅敬也括法也君子

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愍之有。微纖也悔吝小疵也元愍大惡上士之耳訓乎德。訓順下士之耳順乎己。欲苟

令人已言不慚。行不恥者。孔子憚焉。言不遠理故形不慚行不邪僻故心不恥言行能如此仲尼所敬憚難也

問道 夫道者弘乎至化通乎至理也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萬物由之以通或曰可以適它與。言誠既可以通中國而適夷狄學亦可以統正與而兼諸子也曰適堯

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它道君子正而不它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

混混不捨晝夜。車之由塗航之由川混混往來交通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塗川皆形曲也此亦因形以取譬曰塗雖曲而通諸夏

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以喻經學通於聖道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大解曲通諸正之義

德仁義禮譬諸身乎。不可無之於一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

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四體合則渾成人五從備曰渾爲聖一人兼統者須備如身全或問德表曰莫

知作上作下。作爲也莫知爲上之樂爲下之苦請問禮莫知。言已有禮制則有尊卑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君自行禮於上

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爲德。禮如體無體何得爲人無禮何能立德或問天曰吾於

天與見無爲之爲矣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與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

力而給諸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可以止奔競謂贊賞之人及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

吾焉開明哉惟聖人爲可以開

之經言蓋言至理之極以明無爲之本斯乃聖人所同子雲豈其異哉夫能統讀旨然後可與論道悠悠之徒既非所迷方崇經世之訓是故無取焉耳無取焉何者不得以之爲改也

明它則苓開發也

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

日月其明視其文者不下堂知四方

閉之闐然不覩牆

之裏。不開聖卷喻無所見

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

彌明。宿之而彌壯。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爲疣贅。

允

或曰。太上

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爲治也。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是以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

敘上下至於堯舜君臣大成也

匪伏匪堯。禮義峭峭。聖人不取也。

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曰殷之

以中國。

或曰孰爲中國。正直北辰爲天之齊。今俱偏僻未知誰爲居中國。

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爲

中國。五政五常之政也。七賦五穀桑麻也。中於天地者土圭測景晷度均也。

過此而往者。人也哉。

譬八荒之於中國如彼。諸子之於聖人如是。

聖人之治天下也。礙

諸以禮樂。

礙無則禽。異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

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

天常五常也。帝王之所制奉也。譬諸書言之於筆。舌爲人之由禮樂也。智也者知也。夫智

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己。或問大聲。曰非雷非

霆。隱隱駸駸。久而愈盈。尸諸聖。

尸主也。雷霆之聲。聞當時聖人之言。傳無窮。

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

革之與因。雖異。隨變而適理也。故先王之非則相反。而其道一也。

或問無爲。曰奚爲哉。

應化而已。

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

禮樂著。垂拱而視天下。民之阜也。無爲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

視天下民之死。無爲乎。紹桀者成湯也。篡紂者周武也。當此之時。湯武不可得安坐視天下民之死。而欲無爲也。所謂可則囚。否則革矣。應變順時。故迹不同。致理而言。皆非爲也。或問太古塗民

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人之以爲太古不如絕禮樂以塗塞人之耳目。令不見不聞。使之純一。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

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因其耳目而節之。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或問

新蔽。曰新則襲之。蔽則益損之。值其日新則襲。而因之。值其蔽亂則損益。隨時。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嬰兒慕駒犢從

焉。以禮。曰嬰犢乎。禮也。無禮也。嬰犢母懷。不父懷。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每

之懿也。冀乎愛敬。然後盛其美善。狙詐之家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

也。沾頰漸襟。堯舜乎。銜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或問狙詐與亡孰愈。亡無亡。曰亡愈。或曰子

將六師則誰使。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失其御則反聞。

發背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征與狙詐之力也。如其亡。曰威震

諸侯。須於狙詐可也。未足多也。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

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狙詐乎。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

也。峻利戰之術。制民如牛羊。臨之以刀狙。故曰不仁之至也。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蟻不臆臘也。臘八月旦也。今河東俗奉之以爲大節。祭祀先人也。臘藉也。見禮記。或曰。

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不亦可乎。刀鈍礪之砥。筆秃挺削以刀申韓行法。欲以救亂。如加刀砥亦所以利也。曰人砥則秦尙矣。嚴利裁民亦爲

刀之割肉以人爲砥礪之甚也。秦之嚴刑難復尙矣。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也？曰：何必刑名。圍碁擊劍，反目眩形，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大者聖人之言，小者諸子之言。或曰：申韓之法非法與？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言此數子之才，苟不乖少聖人之術，漸染其心於篇籍之中，以馴學徒，則顏閔不能勝之。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有簡實之益焉。鄒衍有取乎？曰：自持。有凝靜之風焉。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隣不覲也。

問神

測於天地之情者，潛之乎心也。能測乎天地之情，則入乎神矣。

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惟其所潛。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

猶將測之。况於人乎？况於事倫乎？敢問潛心於聖。曰：昔乎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達，通也。

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其殆。神在所潛而已矣。神道不達，潛心則是。天神天明，照知四

方。天以神明光獨幽，明照曜四方。人以潛心鈎深致遠，探蹟索隱。天精天粹，萬物作類。天以精粹覆萬物，各成其類。人以潛心考校同異，披搗機義。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

舍則亡。人心如神，變化無方，操而持之，則義存舍。而壓之，則道亡。操而不舍，則道義光大。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存所精神，探幽索至。

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順事而無逆，利物而無害。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也。至化混然，歸於一也。龍蟠於泥，



蛻其肆矣。惟理知聖惟龍知龍愚不知聖既不知龍理道未彰豈惡玩矣龍蟠未升蛻其肆矣 蛻哉。蛻哉。惡覩龍之志也。與。歎之甚也 或曰。龍必欲飛。

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時可而升未可而潛 既飛且潛。義乘出處 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與。

飲食則不妄有形而不可制也 曰。聖人不制。則何爲乎姜里。曰。龍以不制爲龍。聖人以不手爲聖人。手者輕楷之屬 或

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

於仲尼。其益可知也。或因者引而伸之或作者又加春秋 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或曰。易損

其一也。雖蠢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本百篇今五十九故曰過半 惜乎書序之不如易

也。歎恨書序雖存獨不如易之可推尋 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末如之何矣。數存則雖愚有所不得數亡則雖聖有所不得

昔之說書者。序以百。序以百篇 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秦焚書漢興求集之酒誥又亡一簡中者先師猶俄而空之今漸亡 虞夏之書

渾渾爾。深大 商書灑灑爾。爽 周書噩噩爾。不阿借也 下周者其書譙乎。下周者秦言譙烈也 或問聖人之經。

不可使易知與。據五經之難解也 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

也博矣。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郭。莫有不存其內而能出乎其外者也 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

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訕訕也。曰。瞽曠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

齊不齊之口。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

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必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

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曰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灑灑乎其莫之禦也。有所發明如白日所照有

洪盛無能面相之辭相適。捺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嚙嚙者莫如言。嚙嚙猶彌綸天下之事。

洪盛無能記久明遠。著古昔之嚙嚙。傳千里之恣恣者莫如書。嚙嚙目所不見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

聲發成言。畫紙成書。書有文質。言有臆野。二者之來皆由於心。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察言觀書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聖

人之辭。渾渾若川。渾渾流也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或曰。仲尼聖者與。何不能居世也。

曾范蔡之不若。曰。聖人者范蔡乎。若范蔡其如聖何。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

其雜也。曰。雜乎。雜。歎不純也人病以多知爲雜。惟聖人爲不雜。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

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動而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育而不

苗者。吾家之童烏乎。童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悼頽淵苗而不秀于雲。傷童烏育而不苗。九齡而與我玄文。頽淵弱冠而與仲尼言易。童烏九齡而與揚子論玄。或曰。玄何

爲。曰。爲仁義。曰。孰不爲仁。孰不爲義。曰。勿雜也而已矣。純則巧。僞則生。或問經之艱易。曰。存

亡。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亡則艱。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雖札末

如之何矣。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爲不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

每可以爲難矣。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有上無下猶裳而不衣。未知其可也。衣裳其順矣乎。

三桓專魯陳桓滅齊王季篡漢三姦之與皆是物也或問文曰。訓。問武曰。克。未達。能未達論不曰。事得其序之謂訓。順其理也勝己之

私之謂克。推公亮也爲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曰。我知爲之。不

我知亦爲之。厥光大矣。所謂大人用之不爲善惡改常日月用之不爲賢愚易光必我知而爲之。光亦小矣。衆曰。君子病沒世

而無名。蓋勢諸名。卿可幾也。蓋何不也勢卿也名卿親執政者也言何不與之合勢以近名也此義猶王孫賈勸仲尼媚於寵也曰。君子德名爲幾。積德然後近名梁

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四國漢時諸侯王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

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審乎自得而已矣概乎逐物以獲真而不能求己以絕偽或問人曰。艱知也。艱難也人之難知久矣曉舜之聖而難任人莊周亦云厚貌深

情。曰。焉難。未諭其難所以又問曰。泰山之與塏。堦。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形影於外視之易見大聖之與大佞。難

也。物形外顯人神內藏外顯易察內藏難烏乎。能別似者爲無難。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愆過也否不也何

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論天地人經是德也不爲過愆可採取也愆。語君子不出諸口。

問明 防姦必有其統揆物必以其度察見至微之理探射幽隱之情

或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如其明也。曰。微而見之。明其諄乎。聰明其至矣乎。在於至妙之人不聰

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敢問大聰明。曰眩眩乎。惟天爲聰。惟天爲明。夫能高其目而

下其耳者。匪天也夫。

目高則無所不照。耳下則無所不聞。言人高其目則觀德義之經。聖人之道。下其耳則聞芻蕘之言。貢辨之語。

或問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

何師與。是何師與。天下小事爲不少矣。巧歷所不能算。每知之。是謂師乎。師之貴也。知大知也。知大

者聖道。

小知之師亦賤矣。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故不貴也。

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曰撫

我華而不食我實。華者美。實之賦。實者法言。太玄。或問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曰天非獨勞仲尼。

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天樂天。聖樂聖。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言凡鳥獸之不可得及。鳳麟亦

猶凡人不可強。通聖人之道。

曰羣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豈羣人之於聖乎。鳥獸大小形性各異。人之於聖。斷斷並同。或曰

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盍去諸。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

焉。去之。玩也。玩秦者非斯乎。投諸火。斯李或問人何尙。曰尙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

尙。曰昔乎皋陶以其智爲帝謀。殺身者遠矣。箕子以其智爲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

仲尼聖人也。或者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明精於戲。觀書者違子貢雖

多。亦何以爲盛哉。成湯不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丕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丕乎。革夏以

天。不亦承乎。淵懿。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浸以光大。不亦懿乎。或問命。曰命者天之命



不亦寶乎。吾珍莊也。居難爲也。人所不能非難如何不慕由卽夷矣。何鬻欲之有。計由伯夷無欲之至既不可害亦不可利或問

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爲之也。願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詰堯。儻舜

之重。則不輕於由矣。允信也詰知也好大累克。巢父洗耳。不亦宜乎。累積克勝也積大言以相勝也巢父洗耳河濱河主逐之皆非通理之談靈場

之威。宜夜矣乎。靈揚靈神之壇祠也靈壇所以爲威可冥夜不可經白日偏認之談可獨說不可校諸實朱鳥翮翮。歸其肆矣。朱鳥燕別名也肆海肆也或曰奚取於朱

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取其春來秋往隨時宜也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與。不愆寒暑之宜能知去就之分或問韓非作

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韓非作書言說難是也而西入關子秦王伏劍死雲陽故曰何反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

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

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自挾其本

情以說秦或問哲曰。旁明厥思。問行。曰旁通厥德。動靜不能由一塗由一塗不可以應萬變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惟旁通乎

■ 寡見 大道甚美而民好徑此其所以發揚德音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徇焉。欺人皆好視聽諸子近言近說至於聖人遠言遠義則徇然而不視聽或曰

曷若茲之甚也。先王之道滿門。言此談過也學先王之道者亦滿門耳曰不得已也。得已則已矣。不得已者官有策試者也得已而

不已者寡哉。夫以策武而後學者爲官也。得不策武而後學者爲已也。爲已之學也。內爲官之學也。外外之與內由南之與北相去甚遠。是以慨其少也。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

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

識乎邪道者。迷識也。君子多聞見而心愈實也。小人多聞見而情愈僞也。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美

也。詘道而從人。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爲辯。說天者莫辯乎易。惟變所適應。四時之宜。說事者

莫辯乎書。尚書論政事也。說體者莫辯乎禮。正有事之體也。說志者莫辯乎詩。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獨辭比事之義。捨斯辯亦小矣。春木之苞兮。援我手之鶉兮。春木芒然而生。鶉者孔氏啓導人。心有似援手而進言其純美也。去之五百歲。其

人若存兮。或曰。讒讒者天下皆說也。奚其存。曰。曼是爲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其義雖存言天下無復能

學用聖道者久故也。呱呱之子。各識其親。曉曉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或曰。良玉

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或問司馬子長

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言其要妙。曰。若是則周

公惑。孔子賊。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無訓。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

其鞶。悅。惡在老不老也。整大帶也。鞶。佩巾也。衣有華藻。文細書有繡。專訓。解也。文繡之衣。分明易察。訓解之書。灼然易曉。或曰。學者之說可約邪。疾夫說繁。多故欲約省。

之曰。可約解科。言自可合約者。解當使得其義。言不失其科條。或曰。君子聽聲乎。曰。君子惟正之聽。亦聽耳。但不邪。荒乎淫。拂乎

正。沈而樂者。君子弗聽也。或問侍君子以博乎。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

或曰。不有博弈者乎。曰爲之猶賢於己耳。今之所論自謂侍於君子也侍君子者賢於己乎。君子不可得

而侍也。人師難遭也侍君子晦斯光。窒斯通。亡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己也。望鷓明

冲天。不在六翮乎。拔而傳尸鳩。其類矣夫。拔鷓明之翼以傳尸鳩不能冲天適足爲累耳論援小人以大位而不能成大功也又言學小說不能成大儒雷震乎天。

風薄乎山。雲徂乎方。雨流乎淵。徂往也方四方其事矣乎。言此皆天之事矣人不得無事也天事雷風雲雨人事詩書禮樂也魏武侯與吳起浮

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曰。在德不在固。史記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固兵每如斯。則太公

何以加諸。或問周寶九鼎寶乎。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道存則器不亡道亡則器不存齊桓晉文以下

至於秦兼。其無觀已。或曰秦無觀。奚其兼。曰所謂觀。觀德也。如觀兵。開關以來未有秦

也。秦以兵兼而不以德兼以詐塞而不以道言秦兵之無可觀則非之無不言可知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揚子貴儒學而賤兵強魯國魯爲齊楚所侵所以讓問曰魯不用儒也。

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於京。皇皇歸美安枕而臥以聽於京師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

疆。章章棟樑也一事暫用猶至於是况能終之乎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萬物將自寶灑灑之海

濟。樓航之力也。濟度也言度大海在舟船與大治在禮樂航人無楫。如航何。雖有舟航而無楫權不能濟雖有民人而無禮樂不能教化或曰奔壘之車。沈流

之航可乎。晉治國及修身者如車奔舟覆故欲救之曰否。否不也或曰焉用智。夫智者貴能解患救難也今有患難不能解救故曰焉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沈。奔言



沈音猶人也必也使無奔沈

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禦災在於未發思患在乎預防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

統傾則人危矣。法亂則國亡

惠以厚下。民忘其死。忠以衛上。君念其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上欲必以其言下之欲先必以其身後

處上而民不重在前為民不害

誠哉是言也。誠信也

或曰。弘羊權利而國用足。盍權諸。盍何也曰。譬諸

父子。為其父而權其子。縱利如子何。有若讓十二之稅揚子貶權多之權

卜式之云。不亦匡乎。匡正也。梁弘羊權利之時天下大旱卜式曰獨蓋弘

羊天乃雨式之所言大匡正矣

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

不可以致簫韶矣。俾使也。譬諸琴瑟調正則合雅鄭衛則為淫。秦法酷暴雖欲使聖人因之不可以致康哉。鄒衛本淫雖使夔拊之而不能致簫韶

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

乎。曰。舉世寒。貂狐不亦煖乎。貂狐之裘於體溫煖

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煖亦煖矣。言秦燒書坑儒於湯火不中但苦太熱耳

此謂或人鼓嘲揚子之辭

曰。煖哉煖哉。時亦有寒者矣。歎秦之無道也。時亦有寒者謂四皓隱居尸于避地斯皆清涼其身不煖秦之湯火

非其時而望之。非其道

而行之。亦不可以至矣。天由其時人由其道非時之有望之不可得見非道而行之不可得至

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法已酷吏又毒之秦之法

度。負聖人之法度。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亦弘矣。失德之報何其驗哉

五百 夫言者所以通理也。五百歲一聖非經通之言故辨其惑罔之迷也。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孟軻史遷皆有此言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

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千歲一人一歲。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

諸身乎。稟天地精明合德齊明是以首擬天腹擬地四肢合四時五藏合五行動如風雷言成文章也。或問聖人有詘乎。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

所不欲見也。陽貨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

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爲也。仲尼之敬陽虎揚子之臣王莽所詘者形也於神何時撓哉諸如此例學者宜識其旨。聖

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重其祿而輕其道。聖人曰於道行與。衆人曰於祿殖與。聖人行道爲

務凡人以祿食爲先。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以遺事君不可則止爲大臣也史失其名者不書其名也。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

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高帝時叔孫通爲奉常欲制君臣之禮乘亂之餘權時之制不合聖典雖盡其美未盡其善故不能致之。曰若是則

仲尼之開迹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迹。將以自用也。欲行其道。如委己而從人。雖有規矩

準繩。焉得而用之。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與。曰知之。知之則曷爲不用。曰

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順。疆

其所劣。捐其所能。衝衝如也。非天下之至。孰能用之。捐。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

載而惡乎之。欲知載送道術何所之論。曰之後世君子。許來。曰賈如是不亦鈍乎。言畜貨以遺後者道俟將來是遲鈍。曰衆人愈

利而後鈍。聖人愈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慚。蔽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貴無

敵富無倫。倫匹利孰大焉。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與。嫌孔子大其道故當其時不能見用曰小則敗聖如何。曰

若是則何爲去乎。曰愛日。曰愛日而去何也。曰由羣謀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噫者

吾於觀庸邪。無爲飽食安坐而厭觀也。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朝正諫而不用於是遂行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

情寸或曰。君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事不厭。教不倦。焉得日

日不暇給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聖

人之言天也。天妄乎。繼周者未欲太平也。如欲太平也。捨之而用他道。亦無由至矣。秦暴

之繼周王莽之篡漢賊獲猶將悼之賢者能無愷歎乎赫赫乎日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羣心之用也。或問天

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嫌難曰支離蓋其所以爲簡易也。支離分別之而後期然事得簡易已

簡已易焉。支焉離。既簡既易乃是混茫之初焉支焉離言不可了也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

如單。有時而盡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學其道者大小各隨其本量而

取如不用也。神明亦末如之何矣。神明有所不及聖人有所不訓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言皆占之若此則

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聖人以人占天者先乎天也史以天占人者後乎天也大聖先天而天不違其史後天而奉天時知其所先後則天人之情得矣或問

星有甘石何如。甘公石申夫善觀天文者也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或問大人曰無

事於小爲大人。賢者志大之謂。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爲小。尙志在乎禮義，大人之事備矣。聖人之言遠如天。天懸象著明，人不能察，聖人

設教施令而人不能究。賢人之言近如地。山川澤田之形可得而鑑。瓏璿其聲者，其質玉乎？王之瓏璿其聲亦猶君子清冷其德音。聖人矢口而成

言，肆筆而成書。肆，正也。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性與天道。周之人多行，貴尙德義，人得行其道。秦

之人多病。道風沈也。行有之也，病曼之也。行有之者，周有德也。病曼之者，秦無道也。周之士也貴，道尊貴。秦之士也賤。道

人學故窮賤。周之士也肆。肆，放恣也。而道義行。秦之士也拘。拘，制曲從不肆王道。月未望則載魄於西，載始也。魄光也。載魄於西者，光始出於西面以漸東。

既望則終魄於東。光稍虧於西面以漸東盡。其邈於日乎？邈，迎也。言爲人臣終始盛衰向迺迎也。言如月迎日天理然也。彤弓盧矢不爲有矣。以喻有君而無臣。

聆聽前世，清視在下，鑑莫近於斯矣。執古以御今，御今以執古，則殷鑒不遠。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

而見侮，曰：侮人。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己。我欲仁，斯仁至。或問禮難以彊世，言禮事至難，難以彊世，使行

曰：難故彊世。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而啗之，奚其彊？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性者天然生知也。彊者習

學以至也。雖爲小異，功業既成，其名一也。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弛，舍也。或曰：何謂也？曰：檠之而已矣。弓良在檠，檠，川

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川防禁盜器範檢形以喻禮教人之防範也。以齊防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也。經營然後知幹楨

之克立也。幹，槩築牆版之屬也。言經營宮室立城郭然後知幹楨之能有所立也。建宗廟立社稷然後知禮樂之能有所成也。莊揚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

無化。險，克所以無德化。鄒衍迂而不信。迂，過不聖人之材天地也。覆載與天地合其德。次山陵川泉也。次，聖者大賢也。高險如山，門通

潤如  
川泉

次鳥獸草木也。區別各有所長

先知圖難於其易求大於其細爲之乎其未有治之乎其未亂如斯而已矣

先知其幾於神乎。幾近也神以知來探未兆也逆論先知近於神也敢問先知曰不知。答以不知者神悟則先知非問之所及也知其道者其如視。

舉目便見忽眇絲作昞。遠視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甲者一句之始已有之初也先之一日未兆也後之一日已形也夫求福於未兆之前易致禍於已形之後難或

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或問爲政有

幾。幾要也欲知爲政善惡之要曰思數。數或問思數。曰昔在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王。正召伯述職。蔽芾

甘棠。其思矣夫。齊桓欲徑陳。陳不果內。執轅濤塗。其數矣夫。伐楚雖美而御師不整故不欲令徑於戲。從政者

審其思數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數。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

謂思。爲政如此民所思也若汙人老。汙居人孤。居病者獨。死者逋。田畝荒。杼軸空之謂數。民賦苦也爲政

日新。或人敢問日新。曰使之利其仁。樂其義。厲之以名。引之以美。使之陶陶然之謂日

新。或問民所勤。苦勤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更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

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政君也駢並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殺人不足於晝。絲人不

足於夜之謂惡政。人君苑囿禽獸故殺人竭力於晝也土木衣繡錦故聖人文質者也。因人才質刻而車服以章

之。車服等差藻色以明之。藻色輕重聲音以揚之。歌於管弦詩書以光之。載其功德籩豆不陳。玉

帛不分。琴瑟不鏗。鐘鼓不擅。則吾無以見聖人矣。言此諸禮存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

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漆甚曰

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

矣。卓唐虞象刑惟明。法度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二帝三王期於堯親九族。協和萬國。

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人君之迹雖異隨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秋

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當由天子所出而春秋之事天子微弱齊桓晉文專令征討或曰。人君不可

不學律令。曰君子爲國。張其綱紀。議其教化。綱之有綱紀猶君之有股肱也綱導之以仁。則下不相

賊。蒞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

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執契或若亂。苦曰綱紀。綱紀然後曰惡在於綱紀。曰大作綱。

小作紀。綱綱綱紀如綱不綱。紀不紀。謂失綱雖有羅綱。惡得一目而正緒。綱無綱紀目不正或曰。

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

謂大器。夫能規矩準繩而能使上下無猜者大器也。大器者必籠畜羣疑之表。莫得與之爭也。管子相桓公不能以之自固。三歸反玷然後獲安。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躬身也。工官也。言先正身

以臨百官。次乃覽察其人考其勤績也。或曰：為政先殺後教。曰：於乎。於乎者。歎之聲。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

天道先春後秋以成歲。為政先令後誅以成治。吾見玄駒之步。玄駒。蛇也。雉之晨雊也。雊。鳴也。化其可以已矣哉。感陽應節自然之化。感陽應節自然之化。感陽應節自然之化。感陽應節自然之化。民

可使覲德。是以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不可使覲刑。是以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覲德則純。覲刑則亂。象龍之致雨也。難矣

哉。象似也。言畫繪刻木以為龍。而求致雨則不可得也。曰：龍乎？龍乎？款非真龍。真龍而後能致。雲雨明君而後道化行也。或問政核。曰：真偽。用真。人遺後偽。真偽則政核。善善

明則真人顯。惡著則佞僞息。真僞審則政事核也。如真不真。僞不僞。則政不核。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鼓舞萬物者雷風乎？鼓舞萬民者

號令乎？天以雷風鼓舞萬物。君以號令制御萬民。雷不一。三令五申。風不再。制無二也。聖人樂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

之器者也。故不遁於世。不離於羣。遁離者是聖人乎？言遁離者。非聖人也。雌之不才。其卵殲矣。君

之不才。其民野矣。民之陶化。猶泥之在鈞。或問曰：載使子草律。載。設也。草。初也。曰：吾不如弘恭。草奏。曰：吾不如陳

湯。曰：何為？曰：必也律不犯。奏不剋。論語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亦言當以純德化之。使不犯律不剋奏也。甄陶天下者。其在和平乎？剛

在顛。柔則坏。顛。燥也。坏。溼也。言失和也。夫陶者失剛柔之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初九潛龍不用。上九亢龍有悔。是以過中則

惕。九三居下卦之上。過其中則夕惕也。不及中則躍。九四居上卦之下。不及中故躍。其近於中乎？二五得中。故有利見之吉。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

矣。光被四表。不及中未盡明。過則昃。日次明盡。言晷味也。什一天下之正也。什一稅民天下之中。賦正法也。多則桀。寡則貉。羊公

傳曰多乎十一大貉小貉

井田之田田也。

謂古八家是治田也

肉刑之刑刑也。

三千之屬是正法也

田也者與衆田之刑也。

者與衆棄之。

法無限。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

法制無限則興者侈長僭亂

人亦多不足矣。

僭亂既興民多僭竭

爲國不迪其法。

迪而望其效。

效功譬諸算乎。

夫算者不運籌策不能定其數治國者不蹈法度不能致其治

重黎

真偽美惡成敗存亡人君之所以御乎其下人臣之所以事乎其上不可以不察也明此以南面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

司主也僚官也少皞氏衰九黎亂德帝顛頊命重黎主天地也

曰。近羲近和。

羲有羲和之官王莽時亦復立

焉聖王之立重黎黎羲和考其所以重黎羲和耳非莽所立也

孰重孰黎。曰。羲近重。和近黎。

羲主陽和主陰故云耳

或問黃帝終始。

世有黃帝之書論終始之運當孝文之時三千五百

歲天地一周也

曰。託也。

假黃帝也

昔者妣氏治水。而巫步多禹。

似禹也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言跛也禹自聖人是

扁

鵠盧人也。而醫多盧。

太山人

夫欲讎僞者必假真。

類

禹乎盧乎。終始乎。言皆非也於是捨書而欺曰深矣揚子之談也王莽置羲和之

官故上準符微旨以發重黎之間而此句明言眞僞之分也

或問渾天。曰。落下閔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

之能違也。幾近也落下閔爲武帝經營之鮮于妄人又爲武帝算度之耿中丞名壽昌爲宣帝考象之言近近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違遠也

請問蓋天

曰。蓋哉。蓋哉。應難未

欲知蓋天圖也

幾也。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有盡其理者

或問趙世多神何也。

如簡子之事非一故同之

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子不語怪力亂

或問子胥種蠡執賢。曰。胥也。俾吳作亂。破楚入郢。郢楚都也鞭尸。擲平王墓而鞭其尸藉館。君舍君之室大夫舍大夫之室



皆不由德。報父兄之恥於斯則無禮謀越諫齊不式。式用不能去。三諫不從於禮可去卒眼之。夫差伐越樓會稽請委國為臣子胥諫曰吳

不正是矣矣將伐齊又諫曰兵疲於外越必襲吳不聽遂伐齊反伐夫差殺之將死曰吳其亡矣乎以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種蠡不彊諫而山棲俾其君誦社稷之靈而

童僕又終弊吳賢皆不足邵也。美邵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此一舉最為善。或問陳勝吳廣

曰亂。此暴亂之人也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夫有千越之劍者匣而藏之不敢用是

命之運不足為福先適足以為禍始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事是人保何等。皆屬秦也時激地保人事

乎。曰具。請問事。曰孝公以下。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事是人保何等。皆屬秦也曰東溝大河。南

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保也。采食稅也。涇水也。激者何。問激曰始皇方斧。將相方

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比方。或問秦伯列為侯衛。在外侯望。羅衛天子卒吞天下。而赧曾無以制

乎。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庸用也。節節度也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

重於天。既盜土地。又盜祭天。始於四公以來者言周。之衰非一朝一夕矣昔者襄公始僭西時以祭白帝。文

宣靈宗興。酈密上下。用事四帝。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胙。宗尊也。文公起酈時宣公。起密時靈公起上下時是以四疆之

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骨。而赧獨何以制秦乎。人之迷也。其日固已久。識數。世之壞非一人之所支也或問嬴政二十六

載。天下擅秦。蕞秦姓政。始皇名秦十五載而楚。楚項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邪

人邪。曰具。之需有也。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雖欲漢得乎。六國蚩蚩。爲羸

弱姬。卒之屏營。羸擅其政。故天下擅秦。卒移也。秦失其猷。罷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

項氏暴強。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擅楚之月。有漢剋業。山南發跡。三秦追項。山東

故天下擅漢。天也。山南漢中也。三人。問人事者何也。曰兼才尙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天不人不

因。人不天不成。天人合應。功業乃隆。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項羽爲高祖所敗於垓下。臨死歎曰非我用兵之罪。乃天亡我。諒乎。信如羽之言否耶。曰

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風。楚慙羣策。而自屈其力。惡。屈人者克。勝。自屈者負。負。天曷故

焉。言無私親。惟應善人。或問秦楚旣爲天典命矣。秦溢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乎。主典。曰天胙光德

而隕明戒。天之所福。光顯有德。而今隕之者。明乎秦楚忒惡之所致。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德。故天胙之爲神

明主。且著在天庭。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神明主。若秦楚彊闔震撲。胎藉三正。播其

虐於黎苗。子弟且欲喪之。况於民乎。况於鬼神乎。廢未速也。不道。或問仲尼大聖。則天

曷不胙。主胙。曰無土。言無土。地可因。然則舜禹有土乎。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道實順理。勳無常因也。因土故不胙耳。若堯舜非所以爲胙也。或問聖人表裏。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明乎得

或問義帝初矯。立劉龔南陽。劉高祖。龔取也。項救河北。項羽。二方分崩。一離一合。設秦得人如何。假設

曰人無爲秦也。喪其靈久矣。

非一朝一夕也。

韓信黥布。皆劍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勿乎。

極窮

或曰。勿則無名如何。曰名者謂令名也。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或問淳于越。曰伎曲。請

問。曰始皇方虎捩而梟磔。噬士猶腊肉也。越與亢眉。終無撓辭。可謂伎矣。

有才

仕無妄

之國。

易有元妄卦此亦依義取譬

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橈。自令之閒而不違。可謂曲矣。

機機時策也。自令與始皇併心爲道。

或

問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

始皇以得毒事幽母咸陽宮諫者輒殺于井幹閣下。茅焦歷井幹之死而諫。始皇即駕與執轡虛左親迎其母。

蔡生欲安

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其者未辯與。

項羽欲東還下邳。蔡生說使都咸陽。既不能移。又爲所享。案漢書云。韓生揭于云。蔡生未詳。韓蔡孰爲是。

曰生捨其木侯而

謂人木侯。亨不亦宜乎。

語在漢書

焦逆許而順守之。雖辯劇虎牙矣。

逆義而諫。順義而守。可謂辯。諍矣。然劇近虎牙。言其殆也。

或問

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強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戊良乎。

甘羅戊之孫也。以張唐之相。燕割趙事。呂不韋也。辟強張氏之子也。以孝惠崩。呂太后哭不哀。

事覺悟陳平周勃也。言此之時各年十二。欲知自出其意爲復戊其殺之乎。

曰才也。戊良不必父祖。

天才自然發其神。心無假其父祖也。

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敖

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辯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

幾危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斯足以殺其軀而已。非長生久視之道。

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

蒯通說韓信令左漢右楚。鼎足而立。不能下之伴狂。走。

曰方遭

信閉。如其抵。

信盡忠。高祖若門戶。之閉無有蠲隙也。

曰蠲可抵乎。曰賢者司禮。小人司蠲。况拊鍵乎。或問李斯盡

忠。胡亥極刑。忠乎。曰斯以留客。

秦嘗欲逐諸侯之客。斯上書以爲不可。秦聽之。是一事忠也。

至作相。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立趙

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始皇信妖言從浮淫滄海斯爲宰相不能諫止而從行及始皇崩于沙丘斯納趙高之計矯廢扶蘇而立胡亥既立縱暴斯諫之而見怒恐譖作實

之書以阿二世之意。霍軍望光此諸事皆非忠直也。曰始六之詔。擁少帝之微。擢燕上官之鋒。處廢興之分。堂堂乎忠。

難矣哉。至顯不終矣。顯光之夫人名也毒殺許皇。后後光心知之而不討賊。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

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者。馮唐所知魏尚者爲雲中守擊匈奴。有坐欲諫之故激文帝耳非平談也。德。士

則聞之矣於德又何如。曰罪不孥。止罪其身不收入妻孥。宮不女。出宮人嫁之令無怨曠。館不新。仍舊制也。陵不墳。葬於霸場因山不起墳。或問交曰。仁問

餘耳。陳餘張耳無終。曰光初。有始無終。竇灌。曰凶終。竇嬰灌夫甚相親友不勝相助觸田粉並皆禍。或問信。曰不食其言。食僞請人。曰晉

荀息。趙程嬰。公孫杵臼。秦大夫鑿穆公之側。此章全論不食言之德。既問諸賢之信。又問於義誰得。曰事得其宜之謂

義。義者得死生之宜也不得死生之宜者非義也若程嬰杵臼兼乎信義也秦管大夫可謂重食言之信蹈義則未也。或問季布忍焉。可爲也。季布爲項羽將嘗困高祖高祖既立。賈之千金因迫乃爲奴賣與魯朱家。曰

能者爲之。明哲不爲也。言能忍辱食生者乃爲之。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

項仕焉。攸避。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問賢。曰爲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顏淵韋玄不改其操黔婁守正不邪死而

益彰四皓自高尙其事韋玄漢丞相賢之少子也賢妻玄當驪封被髮伴狂欲以讓兄或曰疑人必於其偷顏子至賢其殆庶幾黔婁四皓既非其德况以韋玄不亦甚哉釋曰顏淵之賢備體之賢韋玄之賢一至之賢王莽篡天下而韋玄讓一家於是乎賢耳亦猶論德行稱顏淵閔子騫再

伯牛仲弓凡此數子豈必皆與顏淵俱盡至賢之選哉。問長者。曰藺相如申秦而屈廉頗。樂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

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相如申理於秦王風意於廉頗義在史記樂布爲梁大夫奉使行高祖誅梁王彭越布使還報命首下哭而祠赦之也朱家以季布有陌見膠公得解其急也而不使布知又終身不復見布直不疑嘗爲郎三人

同室一人有金一人急歸誤持金去主意不疑買金償之其後歸者持金還乃明之又人謗其淫嫂而乃無  
兄亦不自明也韓安國梁孝王內史時景帝疑梁王梁王大懼安國稱病去官陰往長安因長公主以解王事

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慎丙大夫之不伐善丞相石慶嘗為太僕時帥上問典中馬幾匹太僕以策數之畢對曰六匹金將軍名曰驪為人或問臣自得曰石

謹慎目不忤視數十年張衛將軍名安世為人周密電慎丞相丙吉宣帝少時以巫蠱事嘗請問臣自失曰李貳師之執貳

田祁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貳師將軍李廣利說劉扈立昌邑王為太子貳心不端武帝疑之遂降匈奴祁連將軍田廣明為宣帝駭匈奴不到賀淫媮人也

韓馮翊名廷壽愬御史大夫蕭望之與廩犧為姦而焚其廩也趙京兆名廣漢疑魏丞相夫人殺傅婢圖保之而皆無實反獲其罪也

以矯世悼厚葬也曰矯世以禮保乎如矯世則葛溝尙矣古者未知葬送之禮死則裹之以葛投諸溝窆若王孫之矯世此事復尙為之矣言不可行也孝子仁人揚王孫僕葬

必有道以掩其親賢人君子必率禮以正其俗也

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不虛美不隱惡

淵騫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寢或曰淵騫曷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也如其寢如其寢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

為矣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臯陶以謨非絕德耶是皆德之殊絕力

何者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拊牛非絕力邪此等皆以多力舉重弱中而死所謂不得其死然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

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拊牛非絕力邪此等皆以多力舉重弱中而死所謂不得其死然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

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荆軻。君子盜諸。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

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或人之問勇猶衛靈公之問陳也。仲尼答以組豆于靈應之以德義。魯仲連傷而不制。高談以救時難功。成而不受祿賞。藺

相如制而不傷。好義崇禮風身伸節輔。存本國擊時之務也。或問鄒陽。曰未信而分疑。怵辭免罟。幾矣哉。鳥罟謂之罟。鳥之縲謂之罟。危。

也獄中出慷慨之辭。得以自免亦已危矣。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當此四君之時。

策皆有益於其國而揚于讖之者。蓋論上失其政故辯明之。樗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葬。則吾以疾爲著龜。疾者樗里子之名。死葬豫言後當有兩天子宮夾我果如其言。使其著龜者有爲有行動而問焉。

也。羊秦也。狼然則狼愈歟。曰羊狼一也。遇猶不及。兩不與也。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爲也。曰

塹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死有餘。忠不足相也。相助也。雖盡一身之節而殘。百姓之命非所以務民之義。或問呂不

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呂不韋賜翟賈人也。出千金以助子楚。楚既立不韋相之。曰誰謂不韋智者與。以國易宗。雖開列封先笑後流。身既穢死宗族竄流。

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非以其道。不以其道。非盜何如。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雒陽不韋所國地也。揭鐘。賜而行天下。豈徒擔石乎。

秦將白起。不仁奚用爲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厭人之

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爲。何。剪。何。何。曰始。皇方獵六國而剪牙款。咀噬用牙其。也。歎者絕語。歎擊。

或問要離非義者與。不以家辭國。曰離也。火妻灰子以求反於慶忌。實蛛蝥之劇也。焉

可謂之義也。義者臣子節乎君親之難也。難由平人而焚燒妻子。詐為吳讎求信於慶忌反而刺之。若蜘蛛之蟲小巧耳。為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面為姊。實壯

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俠累韓軻。軻問刑。和名也。軻。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

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三士其死皆非君親之難也。非義之義君子不為也。或問儀秦。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

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欲讀仲尼之書而行蘇張之辯。

曰。甚矣鳳鳴而鷲翰也。然則子貢不為歟。言子貢亦行游說。抑齊破吳以救魯。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

富貴。儀秦恥諸。恥國亂而不解於義高恥。游說而不富貴其秦下。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迹不蹈己。儀不迹秦。曰昔在任人。帝

曰難之。亦才矣。任安。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滎秦之亂。居商山不朝。

高祖而從太。子帝客禮之。言辭。婁敬陸賈。婁敬述高祖都關中陸賈說尉佗為漢臣又作新語高祖善之。執正。王陵申屠嘉。呂后欲王諸呂陵執意不從免陸乃得封文。

錯。折節。折節謂直諫。守儒。轅固申公。轅固守正以得寵於釁太后后使入圈繫轅申公守正以事楚王卒為所烹此二人終不屈其道。災異。董相夏侯

勝京房。董仲舒夏侯勝京房皆善推陰陽知災異。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蕭何規規於前如一。曹參奉隨於後不失。膝灌樊鄼。曰俠介。四人

前後輔。夾高帝。叔孫通。曰槩人也。見事敏疾。爰盜。曰忠不足而談有餘。挾私斬錯。晁錯。曰愚。創諸侯以危身。酷吏。曰虎

哉。虎哉。角而翼者也。郅都寧成張湯杜周之徒。貨殖。曰蚊。曰血國三千。使將疏飲水。褐博沒齒無愁也。

或問循吏。曰吏也。鄭子產公儀休孫叔敖之徒。游俠。曰竊國靈也。靈命也。朱家田仲郭解劇孟原涉之徒。佞幸。曰不料而已。籍孺鄧通周仁韓王孫李

延年

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用行舍藏 功成身退陳平之無悟。外無奇畫 內無遠慮絳侯勃之果。

謙諸呂 立文帝

霍將軍之勇。建慶興 無所懼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此數公遭漢初定倉卒之制。推應當時。苟以救世不能與稷契伊周同風。未終先王禮樂。或

問公孫弘董仲舒執邇。欲知此二人用心 誰近聖人之道曰。仲舒欲為而不可得者也。弘容而已矣。利在安身或

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張釋之惟存公 平不阿於意雋京兆之見。簡不疑當昭帝時有就自稱太子百官莫知其不疑後至取而治之乃明巫成方遂也尹

扶風之絜。尹翁歸清廉有節不被玷垢王子貢之介。王子貢名尊成帝時人治任公正詠鋤豪強不避貴戚斯近世名卿矣。將。既聞名卿 次問名將曰。若條

侯之守。長平冠軍之征伐。博陸之持重。可謂近世名將矣。請問古。欲知古之良將曰。鼓之以道德。

征之以仁義。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

之庸使。其猶劣諸。美 謂 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或曰。隱

曰。隱者也。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昔之隱者文王拘於羑里而重易六爻。箕子隱於殷朝而為周陳洪範。接輿之在楚而歌鳳兮。或曰。隱

道多端。曰。固也。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談言談

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懼害者

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由此四事得名應諧似優。似倡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請問名。曰。詼達惡比。欲知 難比曰。非夷



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尙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

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非夷齊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尙同依隱玩世飽食安坐以仕易農此滑稽之雄者也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此問發於東方朔也曰

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然則饑顯不獨高祿隱未爲下今發高下之談蓋有偏乎東餐也妄譽仁之賊

也。妄毀義之賊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衆皆說之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德之賊也孔子惡似而非者孟軻論之備矣或問

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蜀有數君平豈伊仲元君平已顯仲元已聞其爲人也奈何。曰不屈其意。不累

其身。曰是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隨時之義治亂若風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

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餓夫夷齊絀臣柳下惠也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曰明星皓

皓。華藻之力也。與。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星雖皓皓也要須著天而後天下見之曰若是則奚爲不自高。曰皓皓者已也。引而高之

者天也。星著天而後天下見王陽貢禹時主所揚而後名顯也仲元雖有賢德而時不高之故不彰子欲自高邪。君子行德俟命而已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

如也。聞其言者愾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鄆聞以德詘人矣。未聞以德詘於人也。仲元

畏人也。言可畏敬或曰育賁。亦使人畏也。曰育賁也。人畏其刀。而侮其德。請條。問其目也曰非正不視。

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也。所畏謂言不慚行不恥孔子懼

如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君子

夫君子之所以爲美而護其延在乎榮辱豈惟於此而表其篤目者絕筆在乎孝至無以加之而已

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弻中而彪外也。弻諸也彪文也殺行內弻文辭外發般之揮

片。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

也柔。於義也剛。仁愛大德故柔風其心節義大業故剛厲其志或問航不漿。衝不齋。有諸。樓航不挹漿衝車不載齋曰有之。或曰大器固

不周於小乎。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械器也航衝之器充大則不能小矣君子不器無所不施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

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允宿也蹈履也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

者也。孟子異乎不異。道同於仲尼也或曰。孫卿非數家之書。悅也。駁合數家彈悅於數至於子思孟軻詭哉。此譏

則曰吾於孫卿。與見同門而異戶也。同出一門而戶異同述一聖而乖詭惟聖人爲不異。前聖後聖法制牛玄辭白

睥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其德。色純曰睥或曰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而

廉。隊乎其不可形也。君子於玉比德焉禮記論之備矣或曰。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猶牛鼠也。

使牛捕鼠雖大無施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它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

貉。或入於沲。或淪於漢。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實隊不隱故可

採淮南鮮取焉爾。淨辯虛妄不可承信

淨辯虛妄不可承信

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或出經

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

忍。子長也。史記敘事但美其長不貶其短故曰多愛

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

曰不果則不果矣。苟非所能自可爾

人以巫鼓。巫鼓猶妄說也。妄說傷義甚於不書。一曰巫鼓之儻矣。徒不果而已。乃後寄恍惚以自大。假不學爲高通。故揚子既吐觸情之談。又復巫鼓之義。

或問

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與。吁者矜歎之聲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丹青初則炳。久則渝。變聖人

之書久而益明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天縱之也子游子

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騫得

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以妙外往諸賢以方中來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所以應無方也或曰。聖人

自恣與。何言之多端也。曰。子未觀禹之行水與。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

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於海。君子避礙則通於理。君子好人之好。嘉其善也而忘己

之好。著不足也小人好己惡之。我惡而不自知而忘人之好。物好而不識彼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曰。與夫進者

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

以仁義。進而進。退而退。日孳孳而不自知勦者也。或曰。進進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

乎。顏淵以退爲進。後名而名先也天下鮮儷焉。言少變也或曰。若此則何少於必退也。曰。必進易儷也。

必退易儷也。必有也苟進則貪祿利者退則慕爲名也。

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進退不失其正者君子也。

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

貴賤。何如。齊死生者莊有所謂齊物者非好死惡生之謂也。而或者不諒故問。

曰。作此者其有懼乎。懼者畏義也。此章有似駁莊子莊子之言遠有其旨不統其遠旨者遂往而不反所以辨之也。各統其所言之旨而

兩忘其言則得其意也。

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爲囂囂。通天地人曰儒。道術深奧。

通天地而

不通人曰伎。伎藝偏能。

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人理云云萬物動靜無不由我以名彼者。人必其自愛

也。然後人愛諸。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

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或問龍龜鴟鴞。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

其仁。物性之壽其實生存延年長也。仁者之壽死而不亡名無窮也。

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吁。吾聞伏羲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

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彙類。或曰。

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

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與。惟囂

囂能使無爲。有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爲也。有與無非問也。問也者。忠孝之問也。言惟問忠與孝之事耳。

忠臣孝子。隍乎不隍。隍。鬼也。或問壽可益乎。曰。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曰。德故

爾。如同之殘。牛之賊也。焉得爾。言復甚也。

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揚子之談亦

獨此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因論神仙之事遂至原始要終以盡死生之說也君子忠人。况已乎。小人欺己。况人乎。夫至人其猶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者言乎其真然後可以訓物况乃其身之不然又安能諭諸人乎

孝至 始於舉行而終於孝至始終之義人倫之事畢矣

孝至矣乎。將欲言其美所以歎其至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一言而孝兼該百行聖人無人加之是至德也父母子之天地與。天縣象地載形父受氣母

化無天何生。無往何形。天地裕於萬物乎。萬物裕於天地乎。裕足也言萬物取足於天地不取足於萬物也裕父母之

裕。不裕矣。養父母自以為足者乃不足也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自知不足則是舜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

孝子愛日。無須臾懈於心孝子有祭乎。有齊乎。祭嚴齊敬孝子之事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齊也。亡形復存荒絕復屬者謂祭如

在故孝子之於齊。見父母之存也。是以祭不賓。夫齊者交神明之至故致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禮祭之論齊備矣而發斯語者有慨乎時人人而不

祭。豺獮乎。九月豺祭獸正月獮祭魚豺獮猶有所先人而不祭豺獮之不若也或問子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生事愛敬死事哀戚曰。石奮石建。

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或曰。必也兩乎。曰。與堯無子。舜無父。不如

堯父舜子也。必不得變於斯二者當如堯之為父舜之為子子有含菽縑絮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偽。如之

何。含食也菽豆也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或曰。何以處偽。曰。有人則作。無

人則輟之。謂僞。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庶哉不爲名之名。其至矣乎。太上以德自飾之美非至如何

爲名之名。其次也。力行近仁斯亦次矣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謂之忠。謨合皋陶謂之嘉。或曰

邵如之何。曰亦勛之而已。勛助庫則秦儀軼斯亦忠嘉矣。庫下也此所以微言貶乎漢臣而爲王莽之將相者堯舜之道皇兮。

夏殷商之道將兮。將大將而以延其光兮。二帝三王光延至今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功。

殷周以其伐。聖德同而禪發異者隨時之義一也此又寄言以明其旨焉五君應乎天順乎人王莽違乎人逆乎天或曰食如蠶。音精細也衣如華。服文彩也朱綸

駟馬。金朱煌煌。無已泰乎。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爲泰。言當理也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

通之銅。亦泰矣。綸如青絲繩也五兩之綸半通之銅皆有秩當夫之印綬印綬之徽者也言不由其德而佩此亦泰况可滔乎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一。五謂仁義禮智信也曰

勉。勉勵或曰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曰百人矣。此力百人便能敵之德諧頑囂。諧和也頑讓

萬國。以禪禹也知情天地。與天地合其德知鬼神之情狀形不測百人乎。人見其形而不能測其量非百人之倫也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

禛。若順祀安也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明而光其下義所以爲君也順而安其上義所以爲

或曰聖人事異乎。曰聖人德之爲事。異亞之故。常修德者本也。見異

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惑此之甚者必亡而已矣天地之得斯民也。得養育之本故能養生斯民也斯民

之得一人也。得養生之業是故係之一人也一人之得心矣。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心爲心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

而德彌邵者。是孔子之徒與。王莽少則得師力行老則詐僞篡奪故揚子寄微言而歎傷焉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

孰寧。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病甚之深故有先瘳之愈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

下為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道至微妙故曰小也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或問俊哲洪秀。曰

知哲聖人之謂俊。深識聖義是俊傑也秀穎德行之謂洪。禾之秀其穎猶人之洪其道也禾秀穎則實結人崇道則德聞洪大君子勤則擬諸事。事

則擬諸禮。事不來則不動動非禮則不擬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羣言之長。德言也。羣行之宗。德行也。

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發說出令而民說之周康之時。頌聲

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緼亦亂也故習治則傷始

亂也。傷悼習亂則好始治也。樂好漢德其可謂允懷矣。允信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女。

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明此奔世之所致而莽一旦行詐以取之荒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荒荒大也武

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宗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國喪師。無次也。宗夷者四方羣夷也麟之儀儀。鳳之

師師。其至矣乎。螭虎桓桓。威多鷹隼獲獲。捷操未至也。至合或曰。誦誦北夷。被我純績。

純績揄也帶我金犀。金金印犀犀劍飾珍膳寧餽。寧餽餽其口也不亦享乎。據禮胡如此大盛也曰。昔在高文武。實為兵主。今稽

首來臣。稱為北蕃。是為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言如此不可不以盛禮待之也龍堆以西。白龍堆也大漠

以北。鳥夷獸夷。鳥先獸夷者。郡勞王師。漢家不爲也。皆在荒服之外不爲郡屬者也若使勞王師而郡縣之漢衆不爲此也。朱崖之絕。捐之

之力也。朱崖南海水中郡元帝時背叛不臣議者欲往征之賈捐之以爲無異禽獸也兼之不足惜不擊不捐感元帝聽之在漢書。否則介鱗。易我衣裳。否不也言不然則介鱗之類易我衣裳之民也。君人

者務在殷民阜財。殷富。明道信義。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足。粢也。晏也。文

采妥和柔。享於鬼神。不亦饗乎。實受其福。天道勞功。或問勞功。曰日一日。勞考載。曰功。日一日猶日日也考成也載歲

也周而復始以。或曰。君逸臣勞。何天之勞。言於人事則君逸臣勞也天爲君四時行百物生以喻無勞也。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於事則逸無功可名於道

則勞運轉。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公王莽也或以此爲嬖莽之言或以爲言遜之謂也香攝之後不貶而惡可知揭子所以玄妙也發至言於當時垂忠。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言人民衆多富盛也。辟

敬於後世言蔽天地而無慚敬開百代而不恥何遲媚之有乎

繼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言若盡此諸美以濟勉人者無

漢唐虞之世也



揚子法言集解 孝至





#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出版

## 揚子法言集解

校勘者 王心湛

發行者 廣益書局

發行人 周健人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三七號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廣州 南昌  
南京 宜昌  
長沙 漢口  
北平 陳封  
重慶 成都

洋裝一冊定價四角

(外埠加運費)

#10  
560217

17

